

# 當義工有理

## 否則我們將永不知足

雪莉·史蒂芬森 Shirley Stephenson 撰文



在動身前往瓜地馬拉市的前一晚，我突然感到一股說不上來的焦慮。身為護理師的我，2月間才去非營利組織「齊心跳動」(Shared Beat)當了一週的義工。該組織在瓜地馬拉開設診所，診所員工多半是來自美國的義工；它也為有意從事醫療、護理及相關領域工作的瓜國民眾提供獎學金。我很敬佩該組織的遠大抱負，而我則只是渴望參加任何義工活動所帶來的貢獻感及人脈。

但當我在打包防蚊液和專治水土不服的止瀉抗生素時，才發現我最近一次到海外從事義工服務已經是5年前的事。儘管我對這趟旅程充滿熱情——如同我先前在中美洲、海地及非洲工作一樣——我卻感到生疏。出發前一晚，我上網查了美國國務院針對瓜國發布的旅遊警示。第三級：三思而後行(Level 3: Reconsider travel)。

我懷疑自己的決定。我要為工作上的病患負責，我有家人、植物、寵物和害怕跌倒的孀居老母要照顧。即使這趟旅程再短，都會帶來一些顧慮和不便。但沒有人叫我：「別走！」相反地，我丈夫在我離開時說：「我們有些替你擔心，但如果你不這麼做，就不像你了。」

抵達瓜國機場後，兩名男

子開著一輛空蕩蕩的校車來接我。當我們開在蜿蜒的山路上時，副駕駛不時推開校車的折疊門往外探，用手勢和口哨聲示意要變換車道。燃燒中的垃圾和廢氣籠罩了整個首都。我在灰濛濛的陽光下眯著眼往外看，驚覺有這麼多鳥兒在這片霧霾中飛翔。

法國文豪古斯塔夫·福樓拜 Gustave Flaubert 說過：旅行使人謙卑；因面對世界，方能察覺自我之渺小。這裡到處有花斑狗，有鮮紅色九重葛從鐵門探出頭來，還有路邊攤販大聲叫賣著玉米粽、烤玉米和雕花芒果串，我終於明白古斯塔夫所指為何。在小旅館附近的廣場上，孩子們正追著氣球跑。某個角落正要別離的一家人，吻別前還祈求上帝保佑彼此。我停下腳步吃了一根帶皮烤到滿是奶油味的大蕉，還有人提醒我，在這世上有許多地方，連一張餐巾紙都跟一杯飲用水一樣算是奢侈品。

我們這個26人團體的義工來自全美各地，由醫師和護理師、醫學生、一名聽力學家，以及不同專業的退休人士組成。其中幾位義工在過去12年來，每半年就參團一次。在這個星期裡，我們幫彼此的水瓶裝水，分享零食，也關心彼此的腸胃健康。每個人都是在天色未亮的冷冽清晨中醒來，然

後搭乘廂型車前往不同的學校及診所。

我照顧的第一名病患，是一條腿受了傷還在瓜地馬拉市的大型垃圾掩埋場撿破爛的婦人。她很喜歡交朋友，皮膚曬得黝黑，膝蓋以下沾滿塵土，對自己這份從廢棄電線上回收塑膠及銅線的工作滿是驕傲。我想到了自己光是一個星期就能製造多少垃圾：旅行用牙膏的軟管、拋棄式剃刀、迷你洗髮精罐、夾鏈袋。

另一名病患是穿著傳統刺繡服飾的馬雅族婦人，對我訴說她的喪子之痛：「雖然我不止一個孩子，但每個都是我的心頭肉，現在我殘缺不全了。」她描述著自己經歷了哪些苦難，像是在瓜國內戰期間逃離位於高地的老家，以及在那場36年的戰火中失去的家人。她早就加入過某個婦女互助會，但她還是來到診所，因為把遭遇說出來會讓她好過些。如此的信賴與親密，通常是一種榮幸，但換了個語言和場景，似乎又更讓人倍感光榮。

當地的午後，總是陽光普照、氣候宜人。一陣微風就能把垃圾的惡臭吹遍鄰近的街道。有時這股臭味會卡在喉嚨，就像是在濕熱的夏天把

頭埋進大垃圾桶裡。一名居民說：「就算在這裡住上一輩子，也永遠習慣不了。」午餐吃的是米飯配豆子或燉南瓜籽，就看餐廳當天上什麼菜。多虧了我們的夥伴，包括當地傑出的護理師、社工人員，及計畫協調人，病患照護及所有必要的後續追蹤才得以落實。公餘之暇，義工們會聊聊自己家鄉的生活。我學習到響尾蛇咬傷的處理、緬因州變幻莫測的潮汐、最愛的書、牧牛場的經營，以及災害救濟的協調。我原本不會認識的這群人，卻讓我對這次的交流樂在其中。

往返診所的路程需要1至2小時，視車況而定。我們並肩坐在廂型車裡，有的是時間。有時，大家會悄悄地聊開，話題集中在看診的病例；有時，我們則會討論獎學金計畫的延續性和必要性。晚上，那些一對一的聊天常會擴大成熱烈的小組討論。像是有位義工從小在瓜國長大，十幾歲時才搬到美國。她回想說，兒時曾經憐憫過生活如此貧困的人。「但那種心態根本是錯的。」她堅稱道。同情也有錯？對。我們看到的那些病人可都是逆來順受、自給自足，而且抬頭挺胸的啊。

另一晚，有人開始哼起美國鄉村樂傳奇強尼·凱許 Johnny Cash 的歌。那天，我們從清晨5時起床後就沒闔過眼，總計看了數以百計的病患。雖然廂型車裡每個人都頭昏眼花，但還是五音不全地合唱出他的名曲「Ring of Fire」（愛

的火圈）：

Love is a burning thing  
（愛像火燒）  
And it makes a fiery ring ...  
（燒出一個火圈...）  
And it burns, burns, burns  
（它燒呀、燒呀、燒）  
The ring of fire.  
（愛的火圈。）

並非每個義工團都是完美的，我就也有那樣的經驗。有時廂型車卡在泥濘中，地震把日子搞得天翻地覆，或是團員生病了。有時，團員的漫不經心會害得其他人遭殃。

**跳脫每日的例行公事，讓我驚喜連連，像是蜂鳥的嗡嗡作響、異國的風味、用熊抱熱情歡迎我的孩童。**

但如果跟隨一支負責任的團隊，一趟服務之旅做出的貢獻就會比期望的多。儘管我早先感到緊張不安，但如今我知道為什麼我需要來瓜地馬拉：因為人與人的連結會消弭歧見，而這世上某個原本陌生的角落也成為我人生的一部分。因為有機會當義工，才會發現文化、傳統、困難、和解決之道都有共通點。因為這樣的過程，讓我必須同時腳踏實地且全力以赴。跳脫每日的例行公事，讓我驚喜連連，像是蜂鳥的嗡嗡作響、異國的風味、用熊抱熱情歡迎我的孩童。

在家裡，我可能更容易忽略人生給我的課題。我在醫院工作，那裡提供不乏力量和恩典的例證，每天提醒著我有多幸運。然而，那不見得能讓我克制在面對電腦當機或在健身房時蛙鏡斷裂時的怒氣。換個不同的環境，會讓人更謙卑，

並跨越原本認知的分歧。那也改變了我的工作方式：原本看起來是生搬硬套或令人厭煩的工作，如今更容易發現其用處。我在當義工時忙得更更有目的，無論是8小時或8天。然後我就帶著那股幹勁回家。

大多數的義工之旅都是帶我們去到經濟比較不富裕的地區。這提醒著我們是多麼不把某些生活必需品當作一回事，像是屋頂、冰箱、可飲用的自來水；而又忽略了我們能擁有某些奢侈品是多麼幸運，像是洗碗機、智慧型手機、自用車。但即使只是離家一陣子，也凸顯了在這個充滿便利的世界裡，我們依舊為欠缺所苦——缺的不只是時間，而是知足。

資源愈少，才能刺激我們隨機應變。我們見識了何謂充足，才能發揮創意來彌補不足。到頭來我常得靠記性來記住當下及回想過去，但我在家根本不會充分利用這個資料庫。在瓜國的最後一個早晨，我們一小群人徒步走到某個居高臨下處。天空開始飄起毛毛細雨，還有一道彩虹掛在城鎮上空。我們拿出相機拍照，但那道彩虹卻沒有出現在任何人的照片裡，好似彩虹早已屢見不鮮。

於是大夥兒就望著天空，然後相視而笑，就像是一家人才聽得懂的私房笑話，無需言語。

雪莉·史蒂芬森曾為2017年11月號《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撰寫過「獨木舟阿嬭」黛柏拉·華特斯 Deborah Walters 的故事。